

閩話桂系人物(六)

李潔

黃紹竑的早年

唐繼堯率部襲南寧

民國十三年冬天，黃紹竑在梧州，接見由雲南來的一個姓文的同學，帶有唐繼堯的信件，無非是些應酬聯絡的話，並無重要表示。但黃紹竑

料定他此來用意，是窺察兩廣方面的情形，當時黃紹竑同他敷衍了一番。不久，又有一位姓高的同學，帶有川滇黔聯軍總司令的委任狀，擬委李宗仁和黃紹竑為他的部屬；並且和黃商量，共同出兵入粵，解決在廣東的滇軍。同時還帶着煽惑恐嚇的口氣說：「沈軍和在粵的滇軍、桂軍內部都已有秘密聯絡。」態度非常傲慢，令人難堪。而且開口「聯帥」，閉口「聯帥」，好像李、黃已經是他部下似的。李、黃那時因對沈鴻英的軍事，正在部署，也只好隱忍在心，盡力敷衍，同時密電廣州方面預籌對策。等到對沈軍發動戰火，姓高的同學知事已無望，乃悄然溜往香港，而滇軍亦即由滇、黔各地分途向廣西進發了。

廣州方面接得黃紹竑的報告，認為情形非常嚴重，若待滇軍迫近廣東，始行派兵堵擊，則內部問題必多，反難着手。即循李、黃的請求，派

滇軍第二軍軍長范石生率部援桂。范石生主張滇軍回滇最力，反唐繼堯亦最堅決。若能在桂將唐繼堯軍擊敗，自可長驅回滇，以遂其願，故以范軍援桂驅唐，實在是最妥當的辦法。

原來唐繼堯自四川失敗後，遭顧品珍反對，一度下野。民國十一年，謀刺顧品珍成功，重獲雲南地盤，但對四川已不敢再事問津。同時貴州方面也和他處於敵對地位，而且地方貧瘠，不能發展。他雖然自稱為川滇黔三省聯帥，實際僅祇有雲南一省歸他統轄，當然不能滿足他的野心。正值孫中山先生逝世後，兩廣局勢混亂，不覺動了染指之心。以為失之川、黔者，若能得之粵、桂，未嘗不可稍償其願。便以解決入粵滇軍為名，定假道桂省，進取廣東之計。同時夜郎自大，料黃紹竑懾於聯帥威名，必能受其委任，就被範圍。並以爲陸榮廷、沈鴻英餘部尚有很多力量，即不能兼收並蓄，總可得一方之用。殊不知廣西軍民，對客軍入境已深惡痛絕，李、黃負責桂省軍事，豈容他人竄入。況陸、沈殘部已解決，能為其利用者，僅零星之雜色部隊，發生不了什麼力量，這是唐繼堯始料不及的。

唐繼堯侵粵入桂的部隊，用建國滇軍的名義，分為兩路，唐繼堯為第一路總指揮，約三萬人，號稱五萬，由貴州之榕江向桂邊桂林進發。第二路總指揮龍雲，約三萬五千人，亦號稱五萬，分由百色龍州向南寧進發，聲勢甚為浩大。第二路軍在十四年春天進迫南寧時，南寧守軍，仍為伍展空所部，僅二三千人。黃紹竑軍主力則在湘、桂、黔桂邊境追擊沈軍，正當九仞一簣之際，抽調尚須相當時間，乃用省參議會及民衆團體名義去電拒止。唐繼堯復電：「本帥大計已定，師行在途，不便中止。」等語。當時形勢至為危急，黃紹竑仍竭力隱忍，除暗中積極準備外，一面暗示民衆團體和他敷衍；一面令伍展空保存實力，待彼軍迫近時，即行退出南寧，向賓陽方面逐步後撤，不必和他破裂，務使他們不明真正態度，以長其不戰而定廣西的驕志。要是破裂太早，彼必積極進攻，部署未妥，自難和他應戰。同時，並令俞作柏部由桂林方面星夜向遷江集中，和伍部取得聯絡，一面電大本營，促范軍迅速西上。

唐繼堯軍見黃紹竑部撤退，仍步步進逼，前

鋒直抵賓陽附近。此時俞部已在遷江附近和伍部取得聯絡。范軍亦由梧州乘船西上，至貴縣集中。黃紹竑率羅浩忠、鄧竹林等部，與范石生同抵貴縣，會商作戰計劃，於民國十四年五月九日發表討唐繼堯通電。

「(銜略)去歲曹吳未滅，我大元帥孫公，以北伐討賊爲職志，東撤惠博之圍，予陳炯明以自新；西頒副元帥之命，予唐繼堯以振拔。陳既負固東江，不自悔悟；唐復按兵滇境，嚴拒龍命。及至曹吳覆滅，我大元帥俯從北上，號召和平，爲國憂勞，以致薨逝，正舉國地裂山崩，痛悼哀毀之際，唐繼堯乃敢妄冀非分，擅自稱尊，出兵蒼龍，圖佔桂粵，希冀顛覆我革命政府，搗亂我西南和平。凡有人心，莫不髮指皆裂！本月佳日，奉讀譚、楊、許、程諸公江日通電，殷殷於繼續大元帥遺志，努力革命工作，並力闢唐假借名義，禍國叛黨。足徵整飭紀綱，義正詞嚴。宗仁等不敏，誓當督飭滇、桂子弟，力從諸公之後，爲擁護我黨主義，先驅殺賊。海枯石爛，此志不渝！謹佈區區，諸維亮察！李宗仁、黃紹竑、白崇禧、范石生、楊泰同叩。」(按此電爲范石生親擬，彼固好弄筆墨，常以「軍中一范」之圖書示人，可見其抱負。

李宗仁、黃紹竑軍由賓陽以北，范石生軍由賓陽以南，向唐繼堯軍包圍攻擊，唐繼堯知兩軍兵力，僅五六千人，乃向賓陽以西之山地撤退，在高田圩附近，據險扼守。伍展空部亦跟蹤前進，於高地圩附近，展開激戰。黃紹竑到前線視察，認爲正面山高地險，不易進展，即令俞作柏率一

、四兩團，由右翼繞攻古滿關，直搗崑崙關，深入其側背，唐繼堯軍乃倉皇撤退。黃紹竑軍銜尾直追，至八塘又與其增援部隊展開激烈戰鬥，雖又將其擊敗，但雙方傷亡均極慘重。同時接得李宗仁電報，謂唐繼堯、吳學顯等滇軍三萬餘人，已由貴州開動，向廣西邊境前進。沈軍殘部，復由貴州邊界回竄。柳州兵力單薄，囑黃紹竑抽兵回柳州。此時范石生及其所部，亦陸續到達，黃紹竑即同他商量，希望他接替，繼續向南寧攻擊。范部久未經戰，驕氣逼人，彼見黃紹竑部兵力不強，槍械又非犀利，亦能獲得勝利，可見唐軍戰鬥之力薄弱。以彼軍人數衆多(四個旅約一萬五千人)，械彈充足，自不難一鼓而下南寧。因此對黃紹竑之要求，並無難色。並謂桂軍祇要留少數到南寧，足能維持治安的兵力即可，其餘儘可抽調。黃紹竑即時下令俞作柏所部，開回柳州，僅留伍展空、羅浩忠、鄧竹林等部作爲第二線協同作戰。唐軍由八塘撤退，至二塘附近，與南寧部隊會合，重新部署，扼險防禦，范軍自晨至申，尙未能將其擊破，馳文通報，希望黃紹竑部參加攻擊。至翌日午後四時，始將唐軍驅入南寧，據城固守待援。黃紹竑與范軍迫抵城下。南寧城南北狹長，南端面臨邕江，北端與長崗嶺上之鎮寧砲臺銜接，城之週圍，皆有壕塘，敵軍據守鎮寧砲臺，向城垣攻擊，至爲不易。范石生軍擔任東門北門及鎮寧砲臺之攻擊，黃紹竑軍擔任南門及水關門之攻擊。圍攻半月有餘，因缺乏大砲，僅賴步兵進攻，雖屢薄城邊，終於無法攻破。而且傷亡極大，相持日久，唐軍援兵胡若愚部萬

餘人已進入桂境，向南寧前進。黃紹竑得報後，急電李宗仁，仍將俞作柏所部由柳州調回。俞部尙在途中，胡若愚的軍隊已先到達南寧。守城唐軍得到援兵，乃由鎮寧砲臺及北門方面突然出擊，將范軍擊敗，旅長楊萌陣亡，官兵傷亡慘重。長崗嶺一帶高地，皆爲唐繼堯軍佔領，將黃、范兩軍壓迫至邕賓路以南及邕江以北地區。范軍隊伍，非常混亂，情形頗爲險惡。沿江河港甚多，退却極爲困難，幸當日唐繼堯軍因激戰之後，不敢猛追，因此黃紹竑軍尙有整理佈置之機會。

黃紹竑軍退到離南寧七八十里之蒲廟圩對岸，和范石生及其總指揮楊泰會商，認爲應即渡過邕江，到南岸稍爲休息整理。因當時控制輪船極多，渡河極易，萬一唐軍追到，因無涉水工具，亦唯有望河興嘆。范、楊對此計劃極表贊成，乃分配船隻，分別渡河。黃紹竑的部隊在黑暗裏很靜肅迅速地退到南岸，范軍則燈火燭天，擾攘終夜，直至次早方能渡完。黃紹竑對范軍當初頗信其能作戰，自經二塘之戰，遂城潰退，蒲廟渡河，乃深知其將驕卒惰，軍紀廢弛。而且高級將領以至士兵，多染有煙癮。黃紹竑曾看我佛山人所著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，其中描寫滿清時代綠營的腐化，說是一個兵有兩枝槍，是長槍、煙槍。當時以爲必無此事，不料民國十四年所見的滇軍，竟有這等情形。而且滇軍每一士兵，還帶着一盞煙燈，在黑夜行軍的時候，活像一個提燈隊，行列漫長，煞是好看。這是當時滇軍的「特色」。

避實擊虛挫敗唐軍

唐軍知黃、范兩軍已渡到南岸，沿河船隻又盡為黃紹竑控制，尾追無益，乃退回南寧城。復由城南架浮橋渡江，沿江南岸向蒲廟猛追。黃紹竑本擬在蒲廟附近佈置陣地，再行迎擊，他和楊欒同到前方觀察的結果，見唐軍先頭部隊已漸逼近，而范軍佈置尚未完畢，要是輕率從事，貿然接觸，必至隊伍散亂，難期良好的戰果。於是決定連夜渡至蘆江北岸，並由黃部輕裝連夜進襲南寧城，范軍跟隨前進。因唐軍主力已離南寧城，由南岸前進，城內必然空虛，由北岸偷襲，沿途皆無阻難，若能偷襲成功，可反客為主，而固守南寧城，將敵逼退。即使偷襲不成，唐軍主力必然回救，也難再追逼了。

計劃既定，由伍展空親率襲擊隊，晝夜進行。於次日黎明，到達城門附近。城內唐軍雖少，但閉門防守，一時亦不能衝進，遂在城郊附近，再展開攻城戰，范軍亦接續趕到，重新將南寧城包圍，敵軍進撲蒲廟，空無所有，及知黃、范軍圍攻蘆城，亦遂急由南岸救援。數日之間，黃、范軍在蘆江南岸，屢進屢退，使唐軍往返追逐，捉摸不定，好像迷藏兒戲一般。而唐軍反因此不敢再行離城追擊，一直相持到中秋後撤退為止。其實，黃、范兩軍久戰疲勞，傷亡亦大，攻城既不可能，又須抑止其順流東下的企圖，乃採用這種避實擊虛的戰法，使敵不能判明實力和企圖，攻勢便因而頓挫。此種戰術固極巧妙，而危險程度亦很大，不是熟悉地形，情報確實，則不敢出此險招的。

正當黃紹竑、范石生軍再圍南寧的時候，俞

作柏部亦由柳州趕回，但仍未能將南寧攻破。黃紹竑恐屯兵堅城之下，仍蹈上次失敗的覆轍，乃採用楊欒的計劃，將南寧城東南之圍撤去，轉移所有兵力於城的西北方高峯嶺至甘圩一帶高地擇險扼守，並遮斷唐軍對百色、龍州之交通路線。此計劃之特點：第一、將正面放開，沈軍若不顧黃、范而東下，則黃、范攻南寧而躡其後，成爲前後夾擊之姿態。第二、唐軍若向黃、范攻擊，即使能將黃、范擊退，甚至向黃追擊，黃、范軍可向西北撤退，則唐軍反因追黃、范而趨向西北，與其東下之目的相反。第三、地形險要，兵少易守，可以休息整頓，維持一個相持的局面，而使黃、范軍在其他方面有迴旋轉動之餘暇。這個計畫，可說是相當妥善的。

柳州告急沙浦奏捷

范石生因作戰失利，深知必須大力整頓軍紀。先頒戒煙命令，范、楊等高級官長以身作則，首先戒除，然後及於下級官長與士兵，收效頗大。其次爲整訓工作，范、楊等親自督率，極爲認真，可惜積習太深，改變不易。而楊欒尤操之過急，處罰不當，致結衆怨，爲其部下所刺殺。

這時，黃紹竑因身體不好，回梧州休養，由李宗仁親率鍾祖培前來接替。回梧不久，柳州又告吃緊，唐繼虞、吳學顯兩部，先後由貴州進入桂邊，司令李石愚率部在邊境阻拒，因衆寡不敵，節節敗退。黃紹竑急電白崇禧率部由湘桂邊境趕回柳州，並電李宗仁將伍展空、鍾祖培所部由南寧調柳州，電李石愚縮短防線，固守柳州待援

。此際李石愚中彈陣亡，僅有張任民、石紀龍、石楚琛等一班幕僚在柳州主持。而白崇禧所部，又僅有呂煥炎縱隊趕到，主力尚在途中。黃紹竑因柳州指揮無人，兵力單薄，情勢已危險萬分，不得已力疾從戎，由梧州乘輪趕赴柳州。此時吳學顯部七八千人，已圍攻柳州數日，黃紹竑並偵知唐繼虞主力已到達長安附近，距離柳州不過四五日行程，形勢愈加險惡。幸伍、鍾兩部，已由南寧趕到。黃紹竑遂決定計劃，不待白崇禧所部到來，先將吳學顯敵軍擊破，以解柳州之圍。這樣，黃紹竑的兵力始能活動。若遲延時日，唐軍主力到達，即使白部到齊，勝利仍無把握。黃紹竑本南寧攻城失敗之教訓，料定敵軍攻城日久，兵心已懈，且不知援軍到達，必無準備。乃不稍猶豫，當晚即下令出擊，以一部由柳江南岸繞至馬廠附近渡河，向唐軍側後進攻。其餘主力，於拂曉時，分兩路突圍而出。唐軍猝不及防，倉皇退走，爲黃紹竑軍擊斃甚多。後經黃紹竑軍馬廠附近之部隊包圍伏擊，遂潰不成軍，向沙塘沙浦逃竄，與唐繼虞主力混合。是役黃紹竑以迅速密集之兵力，突破敵陣地之一點，收極大之戰果，傷亡被俘者達半數以上。

黃紹竑判斷，敗退之唐軍與其主力會合時，必來再攻柳州。爰以一部仍固守城防工事，其餘伍展空、鍾祖培、林竹舫、呂煥炎等部，由黃紹竑親自指揮，向沙浦追擊。進至上雷附近，知唐繼虞主力已過長安，向柳州前進，留一小部份軍隊，向沙浦方面警戒，與敵保持接觸。同時以主力轉向東泉推進。因當時黃紹竑與白崇禧尚未取

得聯繫，若再向沙浦前進，和唐軍接觸過早，兵力懸殊，不免被各個擊破。故暫停追擊，而以主力轉向東泉，期與白崇禧部靠攏。如果唐軍不發覺主力所在，而直下柳州，則城防守軍定能和他抵抗相當時間。黃以主力從後面夾擊，自可將其消滅。要是唐軍不向柳州，而向東泉進攻，黃與其相持若干時間，白崇禧所部定可趕到，亦可兩面夾攻，將其擊破。戰略既定，開始動作，到達東泉的第二日，白崇禧才率部趕到中渡縣，唐軍先頭亦將到達沙浦附近。當日晚上，黃紹竑走了卅餘里的黑路，與白崇禧在電話中商量，白的意見，是要把他所部由中途迂迴至沙浦的後面，作大包围的態勢。這個意見未嘗沒有理由，但黃以為唐軍力量遠超過他，且其所部屢經作戰，傷亡亦多，萬一正面先被突破，此種迂迴戰術，不獨無效，反要遭受危險。彼此爭執甚久，最後黃紹竑要白崇禧尊重他的意見，以主力向沙浦前進，以一小部作小迂迴，向沙浦後方配合正面攻擊。

這次黃紹竑與白崇禧在作戰上意見的爭執，恰如他們兩人平日下圍棋一樣，白崇禧一向用的是包圍戰術，總是喜歡把對方包圍殲滅；黃紹竑是慣用突破戰術，看準對方的弱點突破後而反包圍之。自然這兩種戰法是沒有絕對的，所以黃紹竑同白崇禧下棋，總是相互的大勝或大敗，不是黃紹竑被白崇禧包圍得水洩不通，便是白崇禧被黃紹竑突破得零落不堪，從來不易得到平手。但是用包圍戰術要有優勢的兵力，而當時黃軍處於劣勢，所以兩人爭執得很厲害。

黃紹竑當晚回到東泉，已是午夜一點多鐘，即下令向沙浦攻擊，以鍾祖培擔任左翼，林竹勳擔任中央，伍展空擔任右翼，呂煥炎為總預備隊。自次早七八時起，兩軍在沙浦以南地區接觸，戰鬥非常激烈。中央林部為唐軍抑制於小河溝之下，情形頗為不利。右翼伍部與唐軍爭奪白馬山，五得五失。自晨激戰至午後兩點鐘，總預備隊亦使用淨盡，情況未有進展。唐軍仍不斷渡過沙浦河，向前增加。午後三時，白崇禧之先頭部隊夏煦蒼兩團已趕到，即令其增加右翼，始得確實佔領白馬山。此時炮兵亦已趕到，在白馬山上放列。黃與白親至砲兵陣地指揮，下令全線進攻，並令左翼鍾祖培分兵一部，由沙浦下游渡河，繞攻沙浦之後。同時發砲將唐軍所架之浮橋擊斷，並轟擊其增援部隊，砲彈皆極準確。唐軍左右側後皆被包圍，正面攻擊又非常猛烈，不支潰退，及至河邊，浮橋已斷，被迫下水，流斃者二千餘人，繳械被俘者二千五百餘人，死傷於陣地者亦千餘人。黃紹竑軍傷亡亦極慘重。此實為廣西統一戰史中最激烈之戰鬥，亦為俘獲最多之戰鬥。

唐、吳殘部，乃向長安沿路逃竄，因時已入夜，黃軍亦不便追擊。這時，南寧范軍因氣候不宜，病死甚多，亟欲得雲南子弟補充。黃紹竑打電話告訴范石生，擄獲二千五百雲南兵，他當時頗不相信，還以為是哄他的呢！

柳州地形，易守難攻，因為柳州由北向南，至此忽作一百八十度的彎曲，轉而由南向北流去。流域中間，形成一個狹長半島，柳州城就在這半島的尖端上面。城北南江間之距離，不過兩三公里，是最適宜於少數兵力防守的地方。李宗仁

、黃紹竑從沈軍手裏奪過柳州時，就知道這裏是桂林南寧間的樞紐，在軍事上有重大的價值。所以早把防禦工事建築起來，除內外戰壕之外，並在四週地面深插尖銳的竹籤，作為副防禦工事。這是以圍困土匪有效的障礙物，現在利用作為防禦工具，亦同樣奏效。南方部隊向來都穿草鞋，對於埋在草地內之竹籤，既無從認辨，又無從躲避，隨時有被戳破腳底的可能。唐軍首先吃了這種苦頭，便被阻擋，不得進展。但是後來黃紹竑軍出擊，也費了很多的方法，才得通過（係由木板敷在上面由板上通過）這個障礙地帶。有很多粗心的士兵，腳底也吃了這等竹釘的虧。

沙浦勝利，真使黃紹竑興奮極了！拚命苦戰，數晝夜不得休息，仍不覺疲倦。大家手舞足蹈，幾把平時下棋的姿態都盡情流露出來。黃紹竑對白崇禧說：「看誰的棋子厲害？」彼此狂笑，以鳴得意。許多老百姓成羣結隊，不遠數十里跑來看俘虜，他們也知道這是決定廣西命運的戰役，從此可不再受客軍蹂躪的痛苦了。當初，他們還不相信有大批俘虜，有的人說：「就是蝦蟆（即青蛙）也不能一下活捉這許多！」

柳州沙浦之戰，為當時廣西全局勝敗存亡之關鍵。黃紹竑很自負的說：「這是我指揮的敏捷和謹慎，未嘗發生若何錯誤，有以致此。」然而不是官兵之勇敢犧牲，將領之協同無間，亦不能收此宏大的效果。民國三十三年，黃紹竑與黃旭初、伍展空同到沙浦視察水利工程，戰場憑弔，感慨激多！二十年前將士之碧血，竟化為人民生產之甘泉，亦差可告慰泉下先烈之英靈矣！黃紹

竑並提議在白馬山水開處，立一沙浦戰役紀念碑，以垂永久。黃紹竑特題「破陣子」詞一闕，以寄興云：

二十年前戰，追懷往事甚驚。白馬嶺揮兵督陣，沙浦河掩唐氏兵，蟲沙白骨瘡。放馬歸牛及早，從來夢幻功名。莫再任光陰浪擲，五十猶餘人半生，燕田正待耕。

吃了黃瓜紛返老家

唐繼虞、吳學顯所部滇軍，自經此兩次失敗之後，死傷失蹤和被俘虜，約在半數以上，但殘部尚近萬人。他們退到長安附近，因為貴州的周西成對他們素表反對，不敢向貴州境內退去，而轉向慶遠西竄。唐軍的企圖：第一、向南寧與龍雲、胡若愚所部會合。第二、由河池、東蘭、鳳山、凌雲竄回雲南。最可慮的，是唐軍向南寧與龍、胡會合，所以李、黃不再尾追，將主力撤回柳城，在其南側並行西進，以截阻其竄往南寧之路。

黃紹竑到達柳城，舊病復發，將前方指揮任務，交由白崇禧負責。白對黃說：「唐軍雖然敗了，但是剩下的力量，尚不可輕視。必須再有一二次激烈的戰鬥，才可將他殲滅。我不是推卸責任，恐怕你回去之後，士氣要受影響呢！不如你帶病在前方，由我負責實際指揮的責任。」可見他們對滇軍並未一刻輕視。後來，果然在慶遠、懷遠等處尚有兩次激戰，復將其擊敗。唐軍殘部不過五六千人，由東蘭、鳳山、凌雲逃回雲南去了。

民國十四年七八月間，黃紹竑由柳州乘船回梧州，固然是因病，糧餉械彈也得他回去籌劃。

途中腹部疼痛不堪，又不知是什麼病，應吃什麼藥，祇有不斷注射嗎啡針，麻醉自覺神經，以減少痛苦而已。到達梧州，入思達醫院檢查，才知道是盲腸炎。

這時，慶遠方面，仍繼續作戰，南寧方面，唐軍又死守不退，而餉精浩繁，羅掘俱窮。各處請餉之電急如星火，真是「韓信前方叫，急得蕭何要上吊」。數年以來，黃紹竑一向保持不向人民借錢、借米，不向商家攤派款項的宗旨，除了一些各地捐稅來源之外，真是一籌莫展。黃紹竑正極度困難的時候，恰好南寧滇軍偷運出一大批鴉片煙土，約有二十餘萬兩，為黃紹竑截獲，得以度過難關。

以前由雲南向外省出發的部隊，軍中都帶有大家的鴉片煙土，不但是隨軍事的進展而獲得極大的利益，並且就以煙土作為糧餉，發給士兵，叫做「黑糧」。黃紹竑猜測南寧的滇軍，也許是因爲東南正面已撤圍，所以趁此機會，將隨軍帶來的「黑糧」運出變賣，以充餉項。

固守南寧的滇軍，自從黃紹竑改變圍困的方法，既不敢東下，又不敢向黃部新陣地攻擊，其用意是期待柳州方面唐、吳軍的勝利，再行發動。等到唐、吳失敗，又想待唐、吳殘部來南寧會合。不料唐、吳又敗於慶遠，殘部已向滇邊逃竄。而且廣西西部氣候惡劣，至不適於滇、黔兩省士兵的生活。李、黃移軍作久困的計劃，而不急於攻城，也就是要等候惡劣季節的到來，使南寧滇軍爲病魔所困，而日漸死亡，自形消滅。廣西軍中盛行一句話：「等到吃黃瓜，送你回老家。」

——就是說：夏天時候，黃瓜生產旺盛，夏秋之交，惡性瘧疾便流行了。滇軍愛食黃瓜，食後便會病死。其實並不是黃瓜會害人，而是黃瓜盛產的季節，便是惡性瘧疾最猖獗的時候了。果然，黃紹竑在六、七月間就接到報告，滇軍在南寧病死的很多，商會代爲埋葬的屍體，已有四千多具。後來染病的人越多，病死的人也越多。到了八月間，情勢更爲危險，滇軍知若再坐困下去，必至死亡淨盡而後已，於是不能不棄城狼狽逃回雲南。李、黃遂於民國十四年八月中旬收復南寧，並派兵分途追擊。這時，唐軍在右江方面的退路，早被阻斷，而駐在百色、平馬的自治軍劉日福所部，亦被黃收編，劉作了旅長。所以滇軍僅有龍州一路可以退走。龍、胡所部三萬餘人，經先後戰死及病亡，退走時，剩不到半數。

順應潮流改造廣西

范石生軍分由龍州、百色兩路尾追龍雲、胡若愚殘部，黃紹竑亦派劉日福等部協同追擊，直逼離桂境而還。至是侵入廣西之滇軍，被完全逐出境外，而境內之自治軍及沈鴻英軍等殘部，解決者解決，改編者改編，僅少部份逃入湘境。廣西自民國十年以後，整整混亂了五年，李宗仁、黃紹竑以微弱的力量，崛起於玉林、梧州，經五年之艱苦奮鬥，卒將滇軍、自治軍、沈鴻英軍陸續驅逐和消滅，統一廣西。

當民國十四年春，黃紹竑正要出發攻擊南寧滇軍時，曾找一占牙牌的人，預卜前途勝敗。其卜語曰：「倒退如牽上瀨舟，黃楊厄閩苦度劉，

須知柳暗花明處，乃在山窮水盡頭。」黃紹竑當時具有勝利的自信心，對這種卦語，僅以一笑置之。誰知始而南寧失守，再而圍攻南寧不下，繼而柳州告急，真如倒退之上瀨舟。而是年舊曆，適有閏五月，他們所遭遇的艱苦戰役，皆在這一個月內進行。黃楊樹逢閏而厄，戰事亦竟逢閏而苦於虔劉。他們那時，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，忽而反敗為勝，終於獲得最後的勝利，造成統一廣西的新境界，真所謂「柳暗花明又一村」。其實這種占卦，或扶乩，所得的迷信詩句，都含有正反兩面的意義，而模稜其詞，使適合於任何事件，人們事後推詳，往往斷章取義，以彰其靈異。即就上面的卦辭而論，前兩句是正面的意思，後兩句是反面的意思，不過這次戰時的經過，恰巧與這個詩意差不多。故事後頗覺其靈驗。其實任何一次戰事，何嘗不是先難後勝呢！

此外尚有一件事：在黃紹竑未出發以前，那個卜卦的人為他看相，黃紹竑問前途勝敗如何？卜者說：「勝是勝的，總要到八月以後。」黃紹竑大不以為然。因為他們每一次戰爭勝敗，都是三四個月就解決了，所以對滇軍的戰事，也是同樣的打算。卜者見黃紹竑不以為然，就說：「我等到八月中秋以後去南寧領賞，但是要加十倍的賞錢。」黃紹竑也有口無心的回答：「好！好！好！」等到克復南寧，那卜者果然來了。黃紹竑祇好補給他五百元的賞金。其實這些走江湖的人看事也有些眼光，而且當時黃紹竑至多給他五十元，如果他的話靈驗了，就可收到十倍的利益。這種放長線釣大魚的辦法，何樂而不為呢？這都是在那次戰

爭時期的趣事。

當李、黃驅逐滇唐部隊出廣西之後，廣西境內戰爭已告結束，本來可以以很多的力量，幫助范石生回滇，將唐繼堯根本剷除。可是八月間就接得情報，說是駐湘、黔邊境的川軍熊克武部，已向湘黔桂三省邊區移動。李、黃對於這個態度不明向邊界移動的部隊，自不能不妥為防範。所以當南寧克復之後，即將所有部隊調回柳、桂方面，對於助范回滇這一個道義的任務，祇能責成駐在百色的劉日福部擔任，而當時范軍見唐軍殘敗，尾追不停，亦似不甚需要幫助，即可單獨入滇。可是後來在滇境復為唐繼堯所敗，重行退回桂境，因此對於李、黃不無怨懟情形。其實李、黃亦是屢戰之餘，疲憊無力，也不能越境作戰；加以川軍壓境，自顧不暇，確無餘力助人。

熊克武係國民黨的老前輩，自民國十三年在四川失敗後，率部寄駐於湘西黔東邊境。民國十四年八月間，就將部隊向湘黔桂邊境移動，並派代表來桂洽商假道入粵。據說係奉中央命令，其內幕究竟如何，不甚明瞭。李黃拍電請示廣州的陳真如，亦未得到確切的答覆。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李、黃祇有一面作軍事上的佈署，同時以滇軍初退，地方瘡痍未復為詞，拒熊克武入境。熊克武軍見防備甚嚴，亦未敢作過分之要求與深入，而祇是由桂北之三江、全縣、興安、濱陽轉入湘南之道州、藍山，而入駐粵北之連縣、陽山。李、黃對過境的客軍，一面盡地主之誼，一面盡防衛之力，川軍過境問題，總算很順利的結束了。這時，廣東方面情形極為複雜，外則陳炯明在東

江之勢力未消，內部則楊、劉正醞釀着事變。川軍駐在粵北，對各方影響非常大，熊克武在廣州，忽然被大本營扣留，原因不明。他的部隊由湯子模、羅觀光統率，復向湘桂邊界回竄。大本營派軍由北江追擊，並電廣西方面出兵截擊。李宗仁、黃紹竑奉令後，即派夏煦蒼、鍾祖培、蔡振雲三縱隊及陶鈞、郭鳳崗兩警衛團，由白崇禧指揮，分為兩路，卒由賀縣出桂嶺連山，一由富川出江華，向其退路截擊。熊克武軍亦頗能作戰，在二三次接觸之下，彼此都很有傷亡，但熊克武軍以避戰為主，李宗仁、黃紹竑軍亦不欲深入湘境。熊克武軍遠遁後，白崇禧亦班師回桂。這是李、黃統一廣西後，第一次的越境作戰。

民國十四年冬天，大本營以廣東東江的叛軍已次第肅清，南路的欽廉、高雷、兩陽、三羅，尚為陳炯明餘部及由廣西竄入之陸榮廷、譚浩明餘部所盤據。其將領鄧本殷（總指揮）、申葆藩（副總指揮）尚擁衆兩萬餘人，為革命軍的障礙。乃任李濟琛為粵、桂軍聯軍總指揮，分四路進剿。以陳章甫為第一路，自肇慶、三羅進攻；以陳真如為第二路，由新會向兩陽進攻；俞作柏為第三路，由陸川向高雷進攻；以胡宗鐸為第四路，由上思向欽廉進攻。第一、第二兩路為粵軍，第三、第四兩路為桂軍。

此次戰役，除俞作柏進攻高州城較為激烈外，其餘皆順利進行。這是李、黃統一廣西的第二次出省作戰，亦為陸、譚殘餘勢力的最後消滅，經過時間甚短。

黃紹竑自民國十二年六月間出兵梧州起，至

外 中 誌 雜

民國十四年年底止，不但把在廣西省內的陸榮廷、沈鴻英舊勢力及散兵、土匪肅清，同時將包藏野心據桂窺粵的強大唐繼堯軍擊敗，驅逐出境，完成廣西的統一。並且協同廣東驅逐川軍，定南路。在這短短的兩年半中，經過了五次的大戰，差不多平均每半年便碰到一次。而零星小戰，則多至不可勝計。黃紹竑所部在這個時期內，不論是高級的長官，或下級的士兵，無一不是時刻迴着單純而緊張的戰鬥生活。黃紹竑曾說：「這緊張而單純的戰鬥生活，便是完成廣西統一工作的

一個潛在而偉大的力量。」李、黃在用兵方面，決不單靠精神的力量，對物質亦非常重視。在這短短的兩年半間，建立了規模相當完備的製彈廠、造槍廠、製藥廠、炸彈廠，是以他們的槍械彈藥，雖因不斷的作戰，而大量消耗，但仍能不斷的補充。當時，他們彈藥的儲備，非常充足，這也是他們以寡勝多的一個重要原因。

反觀陸榮廷，雖以一時的武力，侵入廣東，可是因為不能順應時代潮流，改造廣西，遂陷於敗亡。假使黃紹竑在當年不出兵梧州，就不能

向上發展，也不能發生革命的新力量。李、黃在當時已有正確的認識，不再像陸榮廷那樣只求武力的向東發展，與國民革命的潮流相背逆。李、黃認為必須順應潮流向西挺進，以求廣西的改造。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，當革命初期，以封建落伍的舊眼光看，是有許多不習慣、不順眼的地方，因而引起若干批評，然而革命的前途，始終是光明的；革命的工作，畢竟是進步的。那些不正確的批評，是掩蔽不了革命的光芒，阻礙不了革命的進步的呵！（全文完）

編

輯

報

告

編者

△每年五、六月間，全國有十餘萬學子埋頭鑽研功課，準備參加聯考，進入大學窄門。更有數以百萬計的父母親友，焦灼期待、馨香禱祝他們能夠順利過關，如願以償。這是因為大學乃求學的最後一個階段，步入社會的一步重要階梯，大學生活多姿多采，令人神往。本誌本期特隆重推出四位當代名流，暢談他們的大學生活，作為對於全國考生、家長的一份獻禮，衷心預祝大家金榜題名。中華電視臺董事長易勁秋，早年就讀國立中央大學，係以同等學力而以優秀成績錄取，易勁秋先生記憶力之強令人欽佩，他從投考中大寫到學生時代的衣食住行，非特詳盡而且精確之至。是為一篇最生動、最豐富的大學生活紀實。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博士出身南開大學，亦

曾執教於南開、北京、清華三大學合併之西南聯大。由他抒寫南開大、中、女中、小學的創辦歷程，學校規模，傑出教授與學生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，詞簡意賅，包羅萬象，可以作為一篇簡明的南開校史研讀。國大代表蘇恕誠先生係金陵大學高才生，王奐若先生係同濟大學畢業，金陵、同濟兩校均為當年國內知名學府，由他們二位撰寫「金陵大學瑣憶」，「同濟大學校友對國家的貢獻」，生動翔實，頗富傳奇意味。

△自諾貝爾獎得主李遠哲博士公開提出「曉課說」，曉課逃學乃成為聚議紛紜的談資，實則李遠哲博士之所以曉課，主要原因在於利用時間多讀他深感興趣的課程。名作家顏元叔教授申引此論，為本誌特撰：「我從不曉課」一文，於不

盡趣味中頗有嚴正論調，其警語有學生都曉課了，唯有去補習班上課，讀之令人深省。這是一篇亦莊亦諧，寓意深遠的好文章。

△一年一度的母親節將屆，本誌特隆重推出黎玉璽夫人黎哈藝文女士所撰「永懷慈母」及顧吳蘭芬女士所撰「世宦千金的母親」，至情至文，親情流露，應該是為人子女必讀的好文章。

△莊烈先生「長白山下多麗人」續稿未到，暫停。本誌二四二期第四頁上段圖片說明應為「中為國民大會秘書長何宜武教授」，二四二期八〇頁中段倒數第五行第六字以下應為「非墨公之雍容大度，至誠感人，西北西南多事矣。」

△讀者來函指「五期董復山「滿清宗室王公秩俸」抄自「晚清帝王生活見聞」64至68頁，查董復山係該書編印人董藉之別名，董先生來稿未說明係摘自其所編印之書刊，因而引起讀者關注，今後本誌對於來稿自當特別注意審查，並歡迎讀者指正。